

藍而深淺的天，白而濃淡的雲……

張秉權

「藍藍的天白白的雲……」，年輕的時候常常聽這樣的一首歌。藍天白雲，彷彿成為正常不過的風景。藍與白，就是天和雲的基本屬性。

年紀大了，當然知道，其實天不必長藍而雲也不常白。請不要以為我在打什麼比喻。從寫實的角度看，灰濛與昏淡，可能更是天的常態；而時彤紅時金黃的彩雲，或許令黃昏更顯美麗。

即使藍天白雲真的最叫人喜愛吧，也因為現實裏這樣的組合不那麼常見，才值得我們歌唱，值得我們愛慕。

把變化萬端的色彩「典型化」為藍與白，原來只是一種方便。就如紅花綠葉，綠水青山。放眼山頭或者公園，我們清楚地看到：即使是綠葉，其綠也是深淺明暗濃淡有別；何況在同一種綠之中，還有染紅點金帶紫夾灰等種種差異。綠葉青山云云，也只是一種方便的說法。

生活當中，我們都習慣於這樣的「方便」。什麼主義，什麼流派，什麼學說，以至種種主張、常規、制度，以及學校裏習慣的規章、程序，甚至教學法、課程指引、評估標準等等，都是這些「方便」。這些方便當然都有它們背後的理據，是諸多經驗的濃縮、總結與提升。我們要倚賴它們而成就生活的系統，使一切能夠運作得井然有序。然而，當這些「方便」一旦成了標籤，而且以後都只停留於標籤位置，僵化不動，難以更改的時候，就是把藍白紅綠視為天經地義，而天、雲、花、葉，也都不再美麗了。

這就是我們需要藝術的其中一個理由。藝術是發現「不同」的過程。不外是生、老、病、死、戰爭、愛情……，都說太陽底下無新事，我們怎麼會為眾多看似相近而其實彼此不同的作品喜極而泣，揪心而慟？

教育，也是發現「不同」。幾十個學生坐在課堂，真正的好老師會在同一級別的樓層中，看到這個班和那個班的差異，看到這一位學生和那一

位學生的不同。是他們之間或大或小或明或暗的分別，構成這個人、這個班，以至這家學校的性格。

學生，以至一個班，當然都不是編號而已。

戲劇教育，正提供了空間，讓學生從編號中活起來，讓他們的個別差異得到正視，也讓他們個性有進一步受確認，獲滋長，以至能夠互相學習的機會。

我們主編這本戲劇教育學刊，志在讓亞洲各地同行在這裏交流戲劇教育的經驗。我們特別歡迎這樣的經驗總結：無論是從成功（或不太成功）的實踐開始，提升成為可以概括並推廣的普遍規律；或者是從普遍理論開始，具體透視它如何落實到不同教育場域中，其間又有怎樣的困難、調適與效果？

香港作為學刊的主辦單位，在編輯這一期的時候，立意以「香港課程與越界視野」為專題，多少是有不慚微陋，從我們這裏開始的意思。拋磚引玉，期待以後會讀到更多其他地區同行的論述。

從不同地域的經驗中，我們會再一次體認，教育可以釋放如此大的能量，戲劇可以如此的美。是戲劇教育，讓我們驀然驚覺：這天原來藍得深淺有致，這雲白得如此濃淡多姿。